

湘綺樓全集

湘綺樓文集卷第四

長沙湘潭王闔運字壬父撰

頌

桂頌 并序

湘綺樓東有古桂一株枝葉婆娑秋日花餘折蘇枝置
水珮中凡百餘日大樹深根花悉凋歇宛彼弱條寄于
勺水無根苞之可託寡柯條曰爲輔微花四秀風香鬱
然夫人含五常之精備四時之氣少遇挫折遂曰天枉
智慧內削丰采外凋嗟此桂枝依柯分命獨能若穎不
悴飛馨流豔鑑寒泉而寫影零暮雨而無悲非徒表勁

于疾風明貞于歲晚而已似別有懷抱自負孤貞不奪
不移有符大道乃爲頌曰

貞桂冬榮南國之嘉秀實孤挺榮不再華懿此弱枝別
樹無傷榦雖玉折心守蘭芳清泉可瑩奚必故土白露
時至疏花微雨十旬四秀芬傳未歇孤心無危婉變娟
潔彼怨離根亦云念本函性蘊芳繁獨自盡如彼貞士
有託斯足內發其幽外忘其璞鍾紘琴悲遷荆史豔天
全人損削而非暗委身任化與物無驚保心獨秀別寄
遙情橋不踰淮屈生猶頌矧茲奇姿曾是不詠小山阿
隱微滿江南妃文媿麗拂映湘潭

巡撫吳尙書六十壽頌

湘之立州自晉中興

聖朝治隆岳收經綸歷選者賢名者趙陳駱而已而二
吳曰文儒參翔崇號蕤芬爰興楚材輝荃綏邦然非有
湛澤憲度建一經室財通八體猶光祝融鏡沅湘量逾
十世教垂百歲窻齋尙書涖鎮之時東南康復及三十
季於茲越明歲龍集焉逢

聖上祇福至孝推明功德受貢諸夏撫琛遠夷海內外
喁喁含和思壽東朝湘臣維耆實協其期于是都人僎
俊之士議曰蓋詩稱躋堂兕觥報上之義也魯侯燕喜

烝皇之效也固有擬其時曰設九如矧茲時和季豐履
端叶元眾庶歡然不謀同孚意傳記曰南極爲南陔而
衡山應之壽星之符其允耀旂客曰俞哉夫德必稱其
隆功必當其報澹沈州之灾者應司空之命威大邦之
讐者盛鈎纓之飾今尙書勤成翁河益地瑋春蓋斬栗
之所弗隄左李之所弗規蹈毳乘車指麾定功將加袞
曰分陝錫玠曰入輔長沙之國劉發之所小曷足曰彰
乎且晉晉冀大饑疆吏籲天出承明之廬躬有司之勞
進溝壑登康樂千里哺喰衣食億萬期頤之符曰契于
此湘人區區復何所加文學進曰顯榮時也貞固幹也

必若所言則是望爽番番而老孔不足希也夫龍蠖全
身因時卷舒往管全盛之時家握荆珍人裹靈珠吳會
之文雲涌泉淖而尚書曰諸生振其華元元之灾浸連
江淮青衿波迸名城闐闐失气靡據得免爲幸獨奮潛
思佩柵講老學騎老靈角射甘蠅游菽疋歌左圖右書
在困能亨遂成其名不必排金門持玉節然遠顯也蘇
杭救平七省息肩披荆榛采桂枝弟兄同舉冠簪復會
曾侯曰元功冲讓思求國楨先得之于合肥而成之于
景東一舉之名聲聞于天潘吳昏姻延譽當朝乃屈之
于十人莫能掩其才也旋受 命督學駢駢隴桓兵騎

充斥道罕儒服左相雄桀傲睨翰林見其風旨懣然莫
逆遂結契推襄許爲帥材天何文嗟之道備與若登壇
而後盱衡則幾人能之矣自是曰後臺省改容屬 皇
道含宏議臣過慎遠人叩關自謂天驕憂時之士違眾
昌言 帝賴翼爲復超三直甫授一道廷議稱屈遽濟
卿階屯田吉林仍副北洋以衛國門衛 諭朝鮮折衝
尊俎當是之時威聲暉敦故俄羅息其狡謀海國誦其
文章戰和參差魏氏策行作鎮南海匪材之用此所曰
有河督之移也夫通商供工一市魁領之足矣

天子曰湘之州爲中興之資民氣樸于九服軍興而騷

豪貴紛綸列戟之門千數兼并之家數百若其才雋斐然通六藝闕九流自曰爲名又不可勝計吏治者俗儒教者囂非夫通識宏博恢張溫良者莫能收其用而防其流總督雖賢遠而未親選而命之猶曰表測景也今瓌富曰蓄道淡約曰養生被服儒儉室無傾視夫人明淑比輓山韓式是奢靡還于醕化方將佩彫鷹左虎之符奉黃牙赤玉之璋覽朱陵綠文之圖篆滂喜延季之字刻二酉三嵎之石吹碧銅白玉之管築九疑之稻釣湘波之魚鱖酒君山采芝桂陽昭政成對 帝冊況號獻詩又曷可曰辭已蓋先進于禮必世後仁三五六經

政之本也湘州老功龍驤文始萌芽尚書元悟深眇觀
法鼎彝鉤通律元度尺璧羨正剡圭之半規攷冬葵于
扞首量秬定銖因合識兩發千年之懸解皆海內所未
喻管巨媯臣唐爰同量衡始升名山禹因名焉意者文
教覃敷飛鵠好音島夷工商我攷其成尙何遽與而電
其駟書詩曰不畏疆禦不侮矜寡嫠媿惠鮮肫肫旣如
彼訐謨瞻言昭昭且如此前之二吳不其惡與夫牧令
奉化民之司命也趙駱惠之陳稍代之今垂訓布憲詩
呂風下宄盜之原不塞而湮將復已枵之元氣孕九郡
于禮樂周壽作人庶可冀乎近者議禮之疏與

朝旨異論見者讙誹弄侍郎湘陰郭君私偉其議排眾而宗諸

高宗是則湘人有深知未下車而頌聲論者但斤斤于廣狹未遑計功之遠近日官民之和會爲頌禱之私燕噫爲末也癸巳之秋振鷺來庭夙夜永譽我有其祥宜總諸生撰述一經誨之訓詁示之禮器使湖外之風復于時漢俱升紫微音同卷阿曰人事 君于億斯年

嚴通政庶母任氏壽頌

并序

蓋聞乾坤配德而少女有正西之位窈窕進善而河洲稱二南之始是曰佐成家道克奉主君其必奉匱盥以

昭勤筮鼎顛而崇貴至于經天明月陳王歎無子之星
河激中流涓女悲鈞天之寢操持四典隱括一身處卑
而見尊積季而增敬修之闡門之內宜于家室之人者
斯有任宜人焉贈布政使樂園嚴先生稟山嶽之靈總
干城之績巡軺所至則萬物皆春佩劒才臨而潢池若
鏡專城自貴恥問羅敷辦具無聲方求絡秀則有明妃
故地成風舊族攀興公之令德誦王令之但歌旣辭濯
錦之川遂飭鳴環之節問秦中之故事惟有卷衣識行
父之公忠從無衣帛旣而金刀掩曜桑笄歸里未生陶
子甯有洛陽之譽將殉文伯悲蒙曠禮之嫌疑此貞婺

長依主婦通政君習淑裳之恪推奉几之恩念禮敬之
不衰識溫良之宜幼或臨邦而除別室或婦舍而留舊
廬兼奉慈言宜褒節行值 皇廷洽慶廣類推仁 馳

封五品列爲命婦盛矣哉晉周公阿杜才賜金釵臨澧
所生不聞禕翟非夫淑德豈稱殊榮故銘丹陽者推讓
其爵尊言公羊者驚疑于子貴若乃保受福祿崇修仁
壽清居淵塞允思德于仲媯淨業自然非懺心于大姊
要其淑慎蓋有三難夫五星隨昴但肅宵征三月有齋
不禮卜姓琴瑟聽女君之樂籩豆入宗婦之房況復不
上高堂空居側室雞鳴起淑無處問安燕戶添香自嫌

如客酒食猶非所議餘事更不相關雖同高行之清心
誰見曹家之守誠才德無施其難一也名者人之所莫
假分者禮之所由生懷聞女善恨爲婦食是曰魯卿納
幣穆姜猶嫌非姒叔妹扶牀班氏恐其自尊蓋訴臺起
于龍牽諛語由于箕帚若乃家推宿齒禮絕青衣婢或
窺眉不疑黃氣配尊而分細稱老而名嫌貴欲獻酬羣
心從容狼尾體紀之間其難二也三季傅子古命大夫
之妾九人緩帶乃是韓侯之娣至能恭思先主敬護嫡
孫爰自初咳迄于就傅每從慈戲如牽孺子之牛示無
誑語常買東家之肉筓有假三車曰離宅指一研曰傳

先不謂誠求終承殉施差別無心其難三也夫處難無
難上德不德動而合禮必謂之學加復勤親煩辱效太
妣之澣衣獨處莊嚴慕伯姬之待火雖復季增中壽禮
許閒居身不下堂暑無損飾政使衛人作頌蒙彼絆延
孟母入房不妨殉視宜其作名門之懿範膺介祉于

聖朝習女宗之典型稱季德之並劭者矣于令升父妾
猶在朝士咨疑劉太尉侍者渡江將軍起敬矧嚴公之
舊望留貽十世宜人之令問雖穆一門啻啻遠聞焉能
默乎且魯有次妃同稱壽母楚從屈子便重初度然則
嘉詞延嘏生日稱觴古之典也撰更生之女傳幸在同

時廣茂先之史箴遂爲作頌頌曰

厥初合姓廣氣隆恩爰思籊竹用佐蘋蘩歸仁自克降

德彌尊逮今淑女見貴高門其一高門有嚴名臣赫赫

婉婉淑女芳華是襲思依君婦恪恭朝夕三世之老始

終之節其二皇施命服炎矣六珈雖休勿休佩玉之儼

居老益勤處榮忘華引引延宐惠其家其三惟江有

梅芳麗斯寒惟沅有芷秀被通川哲人之型服訓惟安

敢誦門子亦佩其蘭其四管在高允爲劉作詠矧茲名

徽曾是不頌何已喻德如月之恆彤管式度永曼嘉應

其五

箴

女箴 并序

自周禮廢而女德稀家國之瑞兆祥啟衰繫君子之失
道助成德者梯之咎也匪惟縱之又用從之匪惟比之
又用蔽之余曰爲婦德不修曠將千世家之視女曰爲
路人習移學荒卽刑于之化又焉資于一旦且男檢詩
禮誦之白首動而中禮蓋鮮其人而況曰陰柔之性處
掩蔽之內挾不學之身專人家之事欲依美質求明效
豈不悖哉古之姆教久格不行方今士大夫多樂放檢
若望其則于身教恣其言動又虛誕之論也庶幾多通

經籍優游使自求之雖未盡如禮畧比教子之責望可矣
晉張茂先作女史箴但戒妃后而陰教難被貴賤失綱
故約其大節曰公宮之教陳一而諷百焉婦頗聞古今
其能廣之箴曰

窈窕幃闔令德斯賢處幽思顯隘不可安雖道貴柔潛
忍非先淑恭介儀麗則翩翩旣莊能婉壺而無專莊敬
伊何讓曰下人能婉伊何思媚尊親毋曰恃慈嚴若在
朝毋曰外恭依于色笑賤不可曰懈貴不可曰華婉婉
無方祇道爲家彤管司媿敢告傅姆

德箴

於乎惟婦言

不用言尙欽哉含章則吉當出如疑彼士德善違榮辱

之符矧伊內言其豫而夸惟風惟火合則嘻嘻苟違斯
戒則同室貢非弗貴曰文象巽貞元弗矜迺拂兌筮其
說彤管司詞敢告女師

言箴

女曰雛鳴飾悅佩容如齋

所治祁祁僮僮士慎其儀女澤其光無惡鳴玉婀娜合
章猗歟冀婦缺德曰升穆哉德曜敬順所承委委蛇蛇
如山如河匪惟修兒曰綽曰和不飾何飾不宣何嘉彤
管司度敢告女御

容箴

太姒之愔愔式聞葛覃豈不煩

辱女不可耽雖有錦繡無陋織紵雖有珍俎無褻漑鬻
亦越敬姜織杼自廉亦既貴老職思所欽周宗云威婦
休其蠶不績之謠而陳宗早殲矧況庶賤其蹈大扞朝

夕之思庶其無廢形管司工敢告庭內

工箴

銘

影山草堂銘

有大雅君子曰莫友芝自先世家于獨山始營夾澗之廬實俯翁奇之水傳家經術先鄭留書趨庭兄弟五龍下食開華陽之石室有楊惜之竹林籬下看山檐前映樹莫君當始教方名之歲能誦謝朓之詩爰曰影山請題堂扁草堂之名五十季矣當其西南尉候旦夕弭歌安毋斂之舊却乘軒轅之靈緒馬卿乘傳訪耆老而先來道眞受書繼召陵而通義息焉游焉伊可襄也旣而

鈔經置笈從父之官川原同分野之星歲時猶故鄉之俗陶潛舊宅有處堪尋蒟子童顏無何已老遂復遭逢世難流離暮齒謝涪陵之故里非復晉封孔子魚之高堂自然秦火既爲遷客彌思管園乃託畫圖記其興廢生平興盡仲文之樹蕭然鄉土人還東山之廬安在流連于尺素滂沛乎寸心達者疑其拘墟國人甚其已細也夫哀樂之理寓境而存身心之真憑虛莫寄若夫陵谷阡眠之地巖石悲怪之區廣漠寂寥之鄉畦町高下之處孰視無構積傾耳絕嘯籟然而行客想象歸人慨索指黍稷而求宮室望松柏而謂君家情習于有則虛

象存神傷于無則冥造顯也行城郭者或見誑而橫涕
悲楚越者或垂淚而變呻然則戀鄉之情無間于古今
襄舊之歎倍甚于文人乎談者妄曰天地爲寓廬等身
世爲過客及乎一宿不適則枕席顰眉暫遊之欣則形
神交暢佛曰三宿而生戀焉能忘情而獨居哉且庭室
可改憶迹無遷階墀已平循牆猶見是曰式閭者襄古
升堂如景行矧夫春秋弭誦晨昏杖屨感先澤之不沫
託通德而爲鄉固不必門內旁皇步耆尋依者矣自東
南喪亂衣冠蕭索百里之內十室之鄉盡室播遷比閭
焚蕩沉黔中久委于荒服羽檄僅達于上都山川無允

猶之典草木絕蓼蕭之澤故曰城郭寄之歸崔荊棘聽
于銅駝一畝之宮彈琴之室存亾之數固亦微矣靈光
非魯王之宮麥秀有殷臣之淚釣臺之下豈必嚴子故
居漢殿之峙惟見通天一表茫茫之感系曰銘焉其詞
曰逝矣西南興文通漢瀆茂自今其靈乃獻邵亭之山
建秀亭岩君子之館攬勝因巢鄭父寫詩范兒傳史梁
木未傾夜舟俄徙子猷之庭曾無竹林柱惟繫馬堂不
聞金載酒之門轍迹何深風雲散矣鳳皇悲吟鳴琴思
崔其遊不更阿房之圖亦余所病山川在壁暫遊猶賞
于羹于牆云胡勞想芳蘭一叢卽爲含宅柏木萬株思

歸未得一椽之棲誰謂非堂山庭弔柳東海移桑請君
一尊醉已忘言何有何無遊心太兮

珍珠泉銘

并序

侍郎文煜曰咸豐九年秋奉

皇帝詔巡撫山東明季上元觴賓寮于公府激虛之榭
上臨清泉是名珍珠酒三行客私言曰管秀水朱彝尊
爲劉都院記澆泉涓涓一隅廣不匹遂而茲泉滌泓冲
灑清瀾百步奔流帶垣通舟二里魚鳥荇藻怡怡悅性
既上要

高宗宸題永爲靈泉碑銘寂寥豈其遽與且朱記澆泉

進而論治古之有言非苟而已今侍郎新膺

主知厲勤懷清瑞雪應休文老太和感孚之期集罷疾
之望喁喁矣夫彫追于巖石箴規于堂戶曰明趣向託
懷抱固載筆之美也況幙羅多才常服九能其可亾所
志曰昭方將王子越席對曰如客所言客言泉銘甚當
至于謂朱氏之論治此甚過矣微客言僕固願發之彝
尊之言曰河出昆侖色白渠并則黃澁泉在登清極之
大小清河無非清者意曰爲吏至廉而賓客熒之又若
曰濁爲河病者彝尊能言者也如若所言則沛善而河
惡邪子貢曰君子一言曰爲不知夫言不可不慎也管

在周公論列河沛已成四瀆瀆者獨也又曰嶽視三公
瀆視諸侯乃其有事則河爲大周頌稱功允猷翕河然
則河譬大邦沛譬子男宣鬱導滯各有所職至于成功
大小殊矣今河源昆侖浩浩神翼洋洋赴海千里曲直
禹貢九州浸潤六七而道沈流行東溢爲滎隱見無時
所會者微由此觀之沛之爲性蓋善自守絜不喜附合
聖嘉其行有似獨立故源近流短亦列爲瀆意已勸諭
諸侯奉公無私雖力不逮亦足自達也若夫河則不然
其所處地高峻帶眾流亘乎華夷無所不包故曰瑾瑜
匿瑕國君含垢不擇細流已成其大故其泥沙污粗雄

挾專行清濁并容皆致于海假令黃河不能并兼或權
力不强莫淤邕渠則汎濫潞逆萬古而不祘也自堯至
今皆咎河患河納眾流而代之受惡聖人之量也民奪
其地激之爲灾譬則五伯功載王室世見專恣而反曰
罪人故詩曰沔彼流水其流湯湯王者之過也大臣之
事君也不避嫌難而萬事舉矣不拘吏法而羣疑聚矣
及夫功成而效彰彰國存而望巍巍尊主隆民已無加
焉亦猶黃河志于歸海者也假令河惜其力專絜其名
止而不流流而不行是共和守臣位而桓文無義兵也
聖人有息天下之心懷撥亂之綱尊河曰妃海進伯曰

繼王明大臣之殊功而隆祀典呂風八方者舍河其安
望焉沛之爲沛也舊矣行無專道而終爲河挾今之視
古清者已濁雖非其質之渝乎其亦已宥無他援不合
川渠守常則有餘應變而已迂此則如吏專獨自用輔
翼不力耳目不通無賢賓客國削民散爲後所惜蓋亦
晚近之明戒也由斯呂言則濁者不足嫌而清者未爲
嘉也且客聞行省之置使院之所始乎明初巡撫給事
中卿貳出領而已後崇其階乃至侍郎呂至于我

憲皇定官治頒銀印欲重其威厚其力也欲屏藩邦家
專其責也明德藩邸基址大壯貞元之間魯齊饑楊巡

撫周學士奏興工役已瞻壯口故爲使院因恢其制語
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鴻雁之詩百堵皆作卿
士巡視眷然顧之其卒章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言因
荒役民愚人已爲驕也然則自絜之士動必徇俗已委
瑣爲廉清已叢脞爲無爲而學士循績爛然至今益滋
當季規容後來所謂濁其迹清其心之效耶豈非大臣
所願道者耶客聞而怫然又強難曰如子之言何取于
此泉王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惡夫已清爲標而弱是
居也非惡清也且茲泉在聽事西偏退休所宜鑒靈挹
芳彈琴歌詩意若處女蕭然于戶寂而無營爰神之庭

目潔己也心如水平也出而任事沛然如河廣受疾行汪
汪淵深激之不清撓不加濁大臣體也內外交治動靜
相養聖道理也于是客默而退明日曰告侍郎而泐其
銘其詞曰

春秋述堯侯有二臺日時曰囿察往迎來齊魯大邦巡
撫重望爰度爰居靈泉是沉猗嗟靈泉秉沛爲神道源
聲沸涌氣輪困觸石如雲椒波爲月方鮫綴泣狀魚貫
沫引絲承縹並鏹爭珠華攢蓓蕭響觸珊瑚潭漫成池
中瀕不竭控瓴通波周垣建閘激泓自古皎鏡瑩天衣
瑕蠲疾功成不言遇地冲融無心曲直智人樂水引流

列室承模構壯傳舍維公孰撓其棟孰幹其邦臺榭百
季軒橋四起鑿止思足觀流不舍旱增溢減冬溫夏涼
新萍接影文帶搖香水日至清魚云不愆曰仁卹近惟
恩所湛君子之政一弛一張委蛇有節整暇爲綱孝出
醴泉樂和文沼豈曰求安至心不擾五人三人師處友
處曾是夏屋匪賢而居居安斯定騁望無終瞻荷卜雨
驗桺知風無曰宴游洗心于退滄浪濯斯小子所志濶
物之利實在江河拘虛而遊厥類井甃清泉泠泠其獨
一勺及其廣大萬流歸壑毋囿而足毋絜而名敢告在
位視此泐銘

圓鏡第二銘

顧影移姿步花比妍回照稱宜搖光相連

方鏡第二銘

玉則有合璧亦有雙此爲妃竝秦餉剪江若波靜陰而
映月在東光照參差已對明祥

湘綺樓文集卷前四

桂陽陳兆奎校刊

湘綺樓文集卷第五

長沙湘潭王闔運字壬父撰

傳

李仁元傳

李仁元字伯元濟源人也年十九以經策舉於鄉

宣宗時天下方務趣文學士必以高第顯而仁元彬彬雅儒以文章稱知名公卿閒自公卿以下無不知仁元者丁未以進士廷對第高同列前後皆選入翰林及天子臚仁元名且視且思踰時頃卒用爲中書舍人在中書四季

宣宗棄羣臣

遺詔命後世毋奉配郊

今皇帝孝謹下其議羣臣皆奉遺詔大學士穆彰阿獨
議

列聖皆配今子不尊父無以示天下大孝 遺詔謙讓
皇帝孝敬禮可竝行漢司員及翰詹科道無冒具棄仁
元獨同其議草奏有曰非常之德宜隆非常之禮非常
之孝可制非常之典且今議但爲

七幄非論功德文武世室固周公所搆今不奉

宣宗配天卽與

列聖異典示有優絀

皇帝雖不用其議朝臣皆大驚怪謂仁元依權相希驟
進用仁元意不屑也然亦自念京官不可久居思外吏
矣其季廣西山寇竊發命大臣督師使者十餘輩徵天
下兵用兵歲餘未定於是仁元已請改知縣選樂平治
襄出矣廣西兵旣未解雖僻遠寇未張曠日彌久人方
不以爲意智者頗憂之知其難也咸豐二季夏六月仁
元之官道鄱陽鄱陽知縣沈衍慶者石埭人也治鄱久
循吏第一見仁元以爲才特季少思有以裁啟之因欲
觀其意曰愚聞子舍簪筆出內閣涉江湖來求爲令令

固不易爲也吾弱冠以進士吏外二十載矣然而才不高智不多行不奇吏事日墮願吾子幸教之仁元謝曰唯唯不敢如夫子之言夫子以高材多智而求奇行令之所以難也若仁元才不高智不多行不奇雖季少亦未見令之難也衍慶曰甚善然子知射乎志正體直以求正鵠此射者之所能也若夫飄風墮沙拔綱投維立者仆僵目昧不開當此之時而何用鼓節爲夫禍生於無形政成於有因今江西方當多憂子年少新吏誠有見議人或不信吾謬以虛聲達于上知幸佐子言之二縣密邇幾有可爲也仁元頓首曰幸甚請約爲兄弟飲

三日別而去到縣縣小好鬪有四族世相讎動結千人
約期會戰如敵國仁元勸治不聽刀矛方交乃獨馳馬
橫兩眾前眾大驚又感悟罷去終仁元在官不復鬪殺
獄訟衰止游惰皆斂跡民愈益樂之是季秋七月廣西
寇出湖南圍攻長沙八十日不下卽連破府縣踰洞庭
陷武昌武昌者重鎮也在三江上流勢震動東南明季
春正月遂破九江江西洵洵南昌民逃且盡鄱陽大恐
沈衍慶被疾臥未起縣人鬪遷金帛亂棄於道奸民劫
剽湖旁城中大亂衍慶力疾馳出雨雪甚東西往來自
捕劫者斬二人以徇安循旴民稍稍還集而仁元在

樂平民譁疑僚佐入縣視所爲則畱與博已悉閉外戶
獨聞出治他事及發庫銀市錢數十百萬商賈悉還譌
言不興衍慶知仁元果賢則已心屈之矣寇已定至安
慶以窺江甯

天子復命大臣視師至南昌畱頃之未發視師者故善
仁元仁元遺書曰蓋聞審時者立偉業懦事者受奇困
時無不可爲事無不可成得全則全昌失全則全亡此
之不可不察也今寇飽意張脅眾疾進此其志揚揚策
我不能故也夫疆弩洞札不及其後瓦合相附不堅一
擊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戮力而趨剽據上游選

勁師并食驚馳駕流聯營其勢若建瓴水然一戰而勝
再戰定矣且江甯非巖城也士非角力而鬪困也軍機
滯而寇氛張大城挫而兵氣燼詩曰誰敢執咎咎可執
乎書往不報而其後寇據江甯終果不拔江西院司知
兵燧日遠因議轉餉下檄曰今運道已斷京漕阻遏見
穀數十萬石銀錢日匱固不如三分之一運食軍士一
糶納價一存各郡縣倉議下饒州沈衍慶言令不便且
曰今言三議食軍者道遠無定固非守令所任致也減
價而糶則錢入不滿例卽昂民又不買存倉虛積蒸朽
而無用矣仁元乃議曰功不百者不舉事害不除者不

安國今寇卽遠然其馘不孤縣利在侵掠方以自救而九江東南之亢掇也武昌安慶新敗凋瘵屬界郡縣殘者多矣夫民無食則思亂險不守則日削誠無粟而已有粟此有民有民此有土故不若先發見穀來流亾屯九江制要害誠能盡轉額漕且賑且募夫以數十萬穀供十萬之眾半歲之食必有餘矣一府屯兵數萬雖市人其聲先雄又以法訓之見可而進畫疆而守爲今策之上者也人臣當厝火積薪之日憂危無所幸有所見不幸而言不行唱者一而咻者十始乃與同志合道之士俛仰事故痛哭而私言之屈平曰眾人皆濁我獨清

世人皆醉我獨醒仁元與衍慶往來辯言反復而不能
自已讀其書憤激悲惋之意不知其所從來詩曰不知
我者謂我罔極罔極之言豈不悲哉於是議已不行夏
五月寇犯南昌列郡大恐仁元乃之鄱陽見衍慶衍慶
迎之曰今爲柰何仁元曰吾聞寇眾在江漢此其來者
偏旅也吾已使人覘其實彼舟未集來者百餘耳舟小
一容十百十之數當不過千人且新罷氣虛水陸不相
顧吾今與公合五百人卽一日夕可至各束炬夜進擊
焚其舟彼卒出不意受創後有來者心動且餒省城兵
出破之必矣仁元白晷小榦貌恂恂如婦人然其與人

語眉頰雋發氣逼人衍慶難之且以仁元易言兵遲久不決仁元復畫略言其必勝乃定發期日夕將啟行晡時仁元父走急卒書來曰縣中卽夕有變卽急歸無遲於是仁元泣衍慶怪之仁元曰夫事難集而時易失不得身往吾與公各不相謀恐會有變所以泣也衍慶後獨往事格不就畱南昌一月仁元權鄱陽知勢將敗乃大息曰嗚呼吾嘗三策三不行今以空城委我於此此吏民不相習事急民散與約皆異志無可成者吾非不可辭難願患歸樂平取便利然吾命也初仁元在縣募兵縣人應募數千人選壯士得五百明日一一引告

言戰事法重從我者退走必斬於是人各退計官法令
明信往必誓死我等願父母妻子不得輒應命卽具告
官辭忤者二百三人餘二百九十七人皆謝親戚訣墳
墓別朋友而從仁元仁元軍不滿三百屯府城戰氣十
倍六月大雨連十許日湖漲城中可船七月丁巳寇來
舟蔽湖湖汎濫無隘以守守城城久盡墮居民又早盡
徙寇登餘官盡逃仁元被甲上馬負劔腰短弓矢手長
矛先馳約其卒曰卽戰有利害不測吾未死必不敢退
吾爲若等先取其首彼徒眾不足誅也仁元居河北習
擊刺馬上運一丈矛直衝寇刺黃衣隊首仆殪之馬前

進數十步寇眾大驚當是時從卒二百九十七人皆呼
譟作氣寇敗且駭視其眾寡再合戰轉爲四鄉四五復
之仁元督率從卒從厚兵重圍所刺斫數十百人寇合
益眾則縱馬阻積潦橫溢步卒稍後不屬乃獨一人在
馬上奮矛叱殺寇斃斫之中左臂失矛卽攀街旁屋椽
踞坐門樓中矢顛殞餘卒來救猶死鬪死者過半乃各
敗散於是沈衍慶亦歿衍慶從南昌歸未五日仁元還
其印衍慶推與之省中大吏招仁元未發而亂至衍慶
乃佩鄱陽縣印持銅鞭出戰亦殺賊十許人而竟與仁
元俱死仁元裏衣滿印樂平縣印衍慶印在懷間故俱

得尸仁元母陳夫人聞難卽約家人曰今寇計必來吾屬婦人義不待寇卽辟公又非禮也夫知縣卽卑官吾等特分祿受命服民望之矣若前計早脫父母吾固不可且母不殉子人亦不訾我顧我將異乎馮生以藉口者也遂自經死而仁元女弟三人妻金氏及妾皆投井死金氏者河內人十八歸仁元家貧以婦道能奉舅姑及仁元官京師負才志論天下事而出接公卿大夫及公車待詔四方之士口不能言國政用是益自喜恣意聲色以爲我無所不可金氏勸正之卒成其名十餘季前海內方憂英吉利數爲患患邊金語仁元曰吾聞天

下之患在土崩不在于瓦解以此觀之患方不在此也
乃卒以身與於難夫婦竝死豈不悲哉已而寇果犯樂
平仁元父及其弟亦死之蓋鄱陽陷五日樂平陷仁元
一家盡死江西巡撫上言曰臣聞烈士不倖賞國典不
屯降亦各行所安而樹義于祀者奉承吏之所宣也臣
謹案故樂平縣知縣李仁元防扞府城見危無渝謹案
李仁元之父李于墀母陳氏妻金氏勇義蹈禮皎焉飭
厲謹案李仁元之弟李贊元三女弟依侍父兄長幼全
節謹案李仁元之妾楊氏僕孟坤僕婦某某殉主無貳
竝壯勁草之氣奮干城之誼誼驚寰區氣陵衡廬臣愚

竊聞祀祀死勤祭祭國殤謹上奏請下議立專祠報其忠 詔曰可樂平父老思令之德雖不得久治死於鄱陽衛樂平也又無子因盡葬其父母以下各爲大冢卽冢前立祠歲時祠祀焉鄱陽民亦建祠曰二忠祠沈衍慶及仁元初仁元到樂平祀羣祀縣旁有張令大冢民祠祭甚謹張令者前明建文時率家人歿國難者也縣廡左屋有井謂之爲女井女井常有風襲人仁元祭後井愈益神異其家婦女卒開女井歿之

王闔運曰余始見仁元時初以文士求之及久與言蓋其意高安鐸軼虞龔矣仁元常從容爲余言其爲政頗

行利民數事利在數世之後亟問之但笑不言故不得
載也獨鄱陽士民喜言其戰事竝以常所知者次之如
此亦智勇哉吾又觀古今以來烈女子贊佐大義往往
而有至其母與妻所見有過人者聚而成其志亦足奇
也將其秉訓齊修及夙所懷負然邪然仁元自少時能
文章爲詩歌皆進於古遠於俗矣語曰士窮者見節義
仁元非窮其將曰文自見哉其將曰文自見哉

儲玟躬傳

儲玟躬者靖州人也父某爲諸生有名於時玟躬少時
以能文繼其父名補州廩生居山城窮僻獨有遠略喜

聞當世事方天下全盛而民困益亟湖南邊苗蠻界五嶺間民氣震動已無覺得弭息之

宣宗皇帝二十有九季春大水自湘陰下頻洞庭郡縣圩岸盡淩流民滿塗靖州山田瘠苦米貴無食民遂爲盜攻躬首倡捕治悉解之其明年

今皇帝卽位新甯奸民已數百人奉傭奴爲魁陷邑據之大臣亟治師遷延不敢犯賊賊故尋出奔廣西復還走黨頗散失遂禽其魁所謂李沅發者也李沅發旣號爲巨寇方亂時攻躬集鄉人守境上已又從大軍來往馳驅勞最甚身最苦旣定論功功或至異等矣攻躬乃

得訓導心猶曰爲慚曰爲不忝也其季遭父喪在鄉譬
喻州人積穀設義倉曰待非常除服出天下事已盡變
廣西寇益張已由湖南出陷芷昌据江甯破揚州矣

天子詔在籍官辦各直省鄉防湘鄉曾國藩曰侍郎主
湖南團練事盡招鄉人相助治兵餉造器械開捐輸大
斂民財興水陸師鄉人士盡出爲用聞致躬勤廉使監
造火器火器先有官主造致躬至事盡委之日夜省視
數百工役不敢偷惰及領價足辦而已主官欲多之致
躬不可人十萬致躬五之事稍聞或問之輒謝曰無有
是曾國藩益奇愛之改檄使督勇討桂東山賊兩日夜

追奔三百里事平討洋泉白水洞窮捕積賊亦平復援
藍山目三百人往斬俘六百復會它營攻賊道州賊負
險距先屯兵莫肯開壁攻躬卽轉門逐散禽虜千計
皆平自攻躬爲偏將三季兵不滿五百別將亦率領五
百人成一營討土寇時勝時敗廣西寇眾輒數萬諸將
未嘗一當也雖攻躬號敢戰未出境無緣與大寇遇戰
故所將止五百馳逐衡永郴桂間而已咸豐四季春二
月洪秀全黨再陷岳州從湘陰轉甯鄉將繞長沙西上
營兵向不任戰募兵有四五營攻躬居其一獨奉檄救
甯鄉未至偵者言寇數千已破縣縱掠虜甚盛未可敵

也致躬業出在道而別將一營遠或言待之於是致躬曰夫吾與彼共千人卽合兵虜未厚也而寇益固休養恣肆附脅益眾吾今往賊出不測猶可曰勝且甯鄉民受塗炭引領喁喁望官軍拔之吾雖不材願挾兵逍遙不急趣與同患難豈吾心哉則約所部卽夜發身先馳之徑入城西南賊大駭奔走轉至北門盡披靡無肩距戰致躬獨騎仗矛要劍五百人步亂斫賊雨雪道凍多倒地枕籍血溼積雪屍橫填街中楸逐賊出南門兵恃勝不復成伍或在城中或在城外方亂時兵賊皆不識巷戰方法勝敗難悉爭趣南門淘淘數百人反闕致躬

致躬出時財將十數人自隨謂賊已出不意相遇從者
恐懼知不能戰宥有小巷則指謂致躬曰彼可逃也致
躬曰今吾已勝兵擊敗賊若此不戰吾士卒聞風潰走
賊反得意糾聚追我全營外傷吾已先免是倡敗也遇
急倉皇將士不相顧是奔法也當是時人或挾之去致
躬怒擊之持抵寇寇叢集刺傷墮地不知其主將委之
去致躬身旁猶有兩三人遣報羣哨皆問出歸營得免
于敗外者塵十八人而致躬臥地傷重不能負委俄頃
竟外城中餘賊見兵復退議據城守然先已大挫又恐
致躬計退皆驚疑卽夜引去不設再上自軍興至今聞

賊入城皆絕意赴救遷延觀望及致躬目五百人與賊同入搏戰所殺傷過當身雖死賊終棧敗退走湘潭衡州危而復安交口稱致躬及長沙吏民戍兵將士大夫皆曰儲石友死功也致躬甥楊華英曰救致躬受重創與之同死

王闖運曰今世多言人短長觀其成敗視其官位而定其等曰余觀之豈非命哉自道光末載湖南日月多故鄉人士多亦防衛閭里因遂許國而江忠源曰平雷再浩功幸得官累戰積功幸至高位身死廬州其名動天下致躬死曰李沅發功尋官死累戰死死于寇不幸不

顯人不能尊之比江公也吾嘗曰兩公皆鄉之豪傑至于訓導與巡撫執位誠隔生而畏之可也及其既歿雖苦崇之何益湖南首功自致躬省城祠六忠固不肖曰訓導儕于諸大官明矣

陳景雍傳

陳景雍字希唐商北人也自明時爲河南大族景雍六世祖維崧遷宜興曰文名聞天下維崧孫淮歸商北官至江西巡撫淮孫薰江西候補縣丞薰生景雍少有異才游江南北東西大河南北徧交同時知名士爲文章下筆立成尻貧好飲酒不問當世事凡酣飲廿餘季已酉

充選拔貢生又舉于鄉王子成進士卽用湖北知縣王子歲者

今皇帝卽位二季也秋九月廣西寇方圍攻長沙景雍于是時出京赴官至漢口寇已破岳州水陸并下荏昌城門不開漢口大駭輒驚曰爲寇至寇實未至景雍知漢口蓄積饒富商民思死可急劫曰守漢陽同知張曜孫者曰文學有重名于世景雍往與之謀半夜往門者不內告有公事請一見門者怒罵曰今死且不暇何公事也景雍待明又往同知已踰墻逃門前洶洶失官奸民三十餘人紅巾帕頭大呼舉火炬焚掠商民爭走

登舟景雍遂走將渡江入省城省城守兵從城上礮擊民舟危中景雍舟望城中號哭奔走四面喧擾江兩岸火滿騰沸城內城外莫知有官號令乃順流走還南昌待其父屍頃之寇奔湖北据江甯

天子新命湖北督撫曰下官促急赴任諸州縣非實缺及初選員皆遂不到省景雍在南昌已僭委守永和門聞湖北乏官卽辭去到省未十日奉委署通山知縣縣瘠苦僻陋又殘破流離滿塗官已家來貧無肉食或乃無米景雍質衣爲糧母宋夫人率其婦出簪飾易銀錢親縫寒衣解省城給守兵景雍撫境內慰勞民士猶日

夕籌濟大匍米豆孳孳勤勤欲全策而胥固之終冀望
官軍滅寇戡亂知督撫不和數數諷議列縣羣傳其迂
誠不知時變可爲古之愚也景雍旣曰書生爲吏不廢
詩酒縣人士入見畱與對飲日夜酒客常滿亦因問民
間疾苦及豪猾姦宄所在輒捕至飲曰酒而斬之縣中
大治四季春寇復從江南上趣漢黃郡縣殘破曰數十
計在昌屬十縣縣境皆寇環通山土寇響應蜂起景雍
旣定外守獨念老母屬縣南鄙蠢動謀應外寇卽出城
駐太陽山遣人迎母從閭道出已獨率數十民壯馳驅
窮鄉寇瞰城中無官襲據之當是時鄉愚民及無賴者

爭欲降寇官至卽佯附合官公盡賊耳目也景雍顧已
從人皆倉皇怖息鄰縣官或从或逃悉皆不相聞至省
城路已絕則定計遣表弟吳超赴義甯募百人遣其僕
赴南昌僭軍械火器至卽向縣城步步皆寇疇駱驛充
斥城中寇方屯聚斂糧聞知縣在外有兵未測其眾寡
遣縣中差誘致縣官要曰厚賞告景雍言賊數百有內
應城可立復景雍業已發聞言益深入至藕塘民盡閉
戶有大宅外扃兵士將入造飯請景雍椎破其門入庭
見堂上陳列數十席酒肉豐滿肴羹猶熱投廚下一老
婦出見官驚曰官今安往今賊伏四面官孤軍深入三

凡童子知其危也此鄉民爲賊設食頃見官兵至皆走
報縣賊變不遠矣徒外無益官宜亟去景雍笑謝曰勞
苦老姥吾曰書生受命治此外固吾分且湖北糜爛再
遇寇荼毒羣吏匍匐氣盡有外者猶足增固民志今卽
窮無可爲願俛首奔走慙對吾吏士執不能也姥彊自
飲食好勸鄉里忍須臾待大匍匐毋爲賊愚徒取魚肉
吾行洩矣遂取酒酌數十杯而命諸吏卒飽食出門又
于馬上爲絕命詞曰自壯其詞曰我世貞繫傳烈眇躬
效能一官逢此百凶治惠未孚運往忽諸生外在予敢
舍而渝永負君親遑恤一已宜葬兩崖曰佑六里兩崖

者通山名山也縣鄉分六里故景雍云然其遠果葬兩
崖側縣民禱祠之云于是遂遇伏數千人遮景雍兵多
傷外景雍手發礮擊賊因馳入陣賊矛攢景雍有勇僕
曰寅兒奮刀格矛殺數人同被重創外賊欲持景雍頭
去頭著地數人共持之重不可動三日賊去民乃斂之
王闓運曰天道反覆兵刃橫肆非直曰戾賢者至于缺
薄貪忍昏庸之眾假手曰翦其命獨至文人名士平昔
感慨論世發之過激其才不可抑則倪露于世乃曰微
祿驅內巧入其機而身外無悔若余友陳景雍李仁元
其人也陳君與余友乃先李君鄱陽陷時陳方在官余

歸長沙南北信絕獨念君心怵怵想其外初未聞其難也又久之去其外八月始聞之念其生平酒後仰天長歌相聞若仿佛餘太息之聲豈不哀哉君少負才爲詩一日百篇思汪汪如泉涌火然坐人皆驚其困厄甚矣及壯乃遇世變故其名猶無挂朝籍一季之間卒奪其命豈不異乎通山小縣也而君從父鱗族弟福增中表吳超從者濟濟已與同外蓋天也吳超常州人字滇生少游關外季甫壯足迹歷二萬里與人語聲洪如鐘及見難不負友信亦奇士君旣戰外有僕受傷伏草間聞過賊嘖嘖稱好官及縣士民棺斂其屍有泣下者若

是貞義之入人也君好爲詩觀其絕命詞從容甚矣李
仁元曰伏波欲召馬革裹屍余不復望外則已矣豈復
當念裹屍云者兩君之于外何其定而閒也且其官同
知縣同能文外同無子後先不一季而使故友零涕追
念不可已已悲夫悲夫荅岡鄧繹旣爲傳傳君余曰君
誼至厚且嘗傳李君故輒次之如此

通山附生張銘者負奇志喜詩酒爲縣令上客城陷見
執傲睨自若賊酋繫之縣庭柱及景雍兵向城至楊芳
林曰百餘人敗賊數千縣賊始倉黃聚謀忘銘在旁語
語見情銘帶索負手仰天大笑且罵曰趣降矣若屬不

自量如此而公告縣官貸汝外矣何謀之爲羣寇驚愧
爭磔之

鄒漢勳傳

夫自古今學者蘊富閱蕃曷嘗不願自效于當世天下
至廣人材雖或有不用其出者其效固可覩也仲尼弟
子七十有七人獨稱仲由爲治賤然其位乃止家臣功
不數見卒歿兵亂周處鄉曲無賴感激一言斬蛟射白
虎切厲爲學適遭羌禍或曰世棘兵變孤在巖穴所已
脫免也是已商鞅寵亾韓非辱荆荀況完于窟屈原溺
其忠鄒衍當戰國時無求高榮著書言迂怪荒誕之文

上下萬季成一家之言二子者有夸世之行自矜其才
若莊周列禦寇之徒未有文柔不容剛莖不摧者也天
下多事魁悍剽利之士猶幸多免若新化鄒漢勳者又
何曰稱焉鄒漢勳者字叔績博學名湖南呂附生中辛
亥鄉試舉人越二季寇大起郡人江忠源奉

詔禦賊屯南昌漢勳故與善往見之卽畱同守城有功
奏用知縣賊復下犯江漢督撫守田家鎮至者十餘壁
漢勳從忠源至卽敗忠源馳走漢勳強騎墮馬臂折幾
歿又從守廬州有功遷同知直隸州廬州援絕圍急軍
多逃亾或怵勸同走漢勳不應俄報城陷從卒不待漢

勳言急負而趨漢勳欲奮下手固不開卽從背上齧卒
挽卒痛釋手則躍地取刀轉叱卒曰吾今死此若敢強
我斫死矣乃持刀前行亂斫寇寇刺之死初漢勳之爲
諸生也過邵陽邵陽令固驕庸曰事收之入獄事頗亟
自院司曰下皆不能道地會太守至郡念所曰出之時
五月俗重五日節太守開宴僚吏耆老人士畢至太守
虛上坐遣人持紅紙書名稱頓首詣邵陽獄敬迎鄒先
生獄中無鄒先生唯有囚太守卽迎囚囚卽鄒先生于
是獄吏大驚出漢勳是歲

恩詔舉鄉科漢勳出獄往應科居長沙城南蔡公墓祠

蔡公者明長沙推官。守城於寇者也。漢勳試畢還所居夜夢蔡公冠服召見索所爲文覽之謂不工。又曰吾姑薦爾已而漢勳舉名最後由今觀之漢勳不舉卽或不從軍得官矣或不死矣其曰微名巧驅之耶若甚敬重之。曰成其名耶。豈所謂文柔而不見容者耶。漢勳著書二十季言數十萬所攷治易詩經訓史家地理音韻小學金石字畫靡所不究其志未嘗滿方鄉於學耳天之與人也弗全其身必全其名。貪夫殉身聖亦保之。烈士殉名隱亦好之。漢勳兩守城遷兩階位不爲高雖外難名不如江忠源忠源好學不如漢勳沈隱不如漢

勅漢勳乃卒與同歿其著書竟不成然則身歿而名微
譽淺而命薄天若予而若奪者視漢勳竟何等也士固
有附驥尾曰自顯然誠在自立寶其所長何辟何鄉而
曰成忠壯合聖賢則歿者蹈白刃相望矣

丁銳義傳

丁銳義字伯冕長沙人家世儒者世父敘忠曰篤學涓
行有名于時銳義少跌踢不好章句所學輒不終三十
無所成名諸父頗患之咸豐初始 詔天下團練丁氏
故有望其鄉銳義乃約結子弟曰靖閭里始奮發欲曰
功名顯然末由自致也胡林翼之出貴州領偏師喪回

湘岳間意氣名譽頓減所領軍不足當賊人亦無肯隨
胡軍者銳義故林翼通家子乃求從軍行募百人隸一
守備部下自岳州至九江胡軍最少弱而塔齊布羅澤
南諸軍鋒銳氣盛所向無前常侮笑林翼軍銳義憤怫
每躬出搏戰戰湖口城下爲飛石所中墮馬幾於林翼
獨私厚遇之咸豐五年春正月九江水師潰敗賊復上
破荖昌漢陽據之林翼先已授湖北按察使因援省城
曰銳義領一營爲偏將相持數月無功被病告歸五月
林翼軍潰已而羅澤南援荖昌屢戰大捷林翼亦已爲
湖北巡撫兵飢稍盛卽檄銳義出募兵合千人號曰義

勇營當是時江兩岸兵幾十萬名將輻輳爭曰勇敢爲先諸文老官皆短衣縛袴冒突飛礮奔命爭利而銳義爲尤戇由是義勇名聞湖北六季夏老昌圍賊急賊圖解城圍萬方古隆賢者賊裨將率萬餘人從老昌縣步上欲襲洪山官甸巡撫大會諸將議戰守言人人殊酒罷林翼不悅銳義後至乃曰諸將議皆非也夫官甸頓于堅城下自冬及夏無尺寸之功所曰然者賊不出戰故也今古隆賢曰萬人輕嘗我誠得精兵四千銜枚疾趨一鼓必破矣林翼從之其夜遣五將將二千人馳赴之果大破賊追奔三十里或憚深入收兵而止捷聞林

翼恨不窮追卽曰銳義將五百人繼往比至諸匱已還越五日賊復上銳義又議迎戰諸將不可且曰賊敗去復至必誘我也往卽墮其計宜待賊近擊之銳義曰古隆賢自奮而來再敗于我旣愚且恥故出不得已之計招聚殘賊洋洋而來目外示有餘非有謀也若養賊不擊彼得自固與城賊前後夾我軍事敗矣林翼猶豫不能決于是李續賓統湘勇最爲知兵銳義乃請續賓告林翼卽從其計仍遣前將及銳義往賊方憑葛店屯駐作大壘二深溝自固銳義等進擊之賊殊死拒乃分三道中匱徐進縱火曰助兵甄左右二匱繞賊後交馳之

賊大奔走平其壘斬賊上將二進兵荖昌水師亦來會諸將皆至樊口望賊賊橫船截江築長圍于岸水陸相護銳義欲先燒其船或曰姑出兵嘗之卽發礮擊賊小船賊避入壘銳義等遣壯士數十人泅水奪船賊驚遽走水師乘之遂大潰渡水追之賊不暇入城繞城楸走城賊驚亦走遂復荖昌明日渡江圍賊黃州連戰未下會大雨諸將旣連勝因此欲退銳義上書巡撫曰樊荖者賊之肩臂也斬黃其咽喉也武漢腰腹也武漢之賊仰資于斬黃待援于興國今克樊武足制興國則賊援盡矣若克黃州賊糧道絕矣援盡糧絕則荖漢兩大城

取之反手耳然則攻荖漢不如攻蘄黃明矣論者動曰
深入爲行險多傷士卒爲損威此不思之甚者也且軍
不能戰深入亦敗退守亦敗士卒惜从攻賊亦傷賊攻
亦傷今得制賊之要乘全勝之執舍而不取時不可再
羣言易消願深察焉巡撫報書用其策遂大修攻具薄
城而營諸軍輕賊屢敗往往解怠賊乃夜開城二門突
官兵兵士方熟寢賊至大亂獨銳義及何慶先等三營
出擊賊斂眾入師得不潰而諸將益疚銳義貪功致敗
又曰援賊至大治宜還救大營會巡撫傳令諸軍力圖
黃州毋曰大營爲念諸將相顧失色頃之李續賓令至

召諸軍還守眾又大喜銳義亦默不得意再上書巡撫
曰仰承發縱遂統偏師出擊援賊庶展微效受令曰來
旦夕憂皇幸憑威靈同官協和士卒用命踴躍載馳故
一捷葛店再勝華容三奪樊口遂復荃昌賊望風奔逃
甄在破竹渡江曰來部署已定黃州伏醜假息漏刻而
軍吏輕敵偶致失機此雖將領之罪要亦兵家之常甄
也乃頃者曰來諸將參差羣口謹囂气餒心疑有議無
戰動請退守反悔輕進追原本謀發自銳義閉戶結舌
猶尚有咎尙敢論兵事乎然曰愚耳目之所及拙直之
襄誠未敢如議者云云也賊今揚言欲攻洪山此詭解

黃州之圍也賊趣洪山非由他道當由山坡直上紙坊
我軍在黃足呂回顧古揚二酋本非強寇其徒卽眾一
戰可破賊欲襲我後而我固已制其後矣成軍而出非
敗是思若一小挫動便回軍則水師甄孤亦復當退興
治之賊復上樊沓樊沓再失梁子湖非復我之有也先
虛後路呂待賊至賊至無時又將坐受其困乎今急攻
黃州縱不能克沓漢之賊餉道猶斷萬一回軍飢賊重
生就克沓漢賊可退保蓄糧相持少支數季坐失事機
誰執其咎二者爲計孰便孰否儻不如所陳願先斬銳
義之頭呂戒妄言巡撫呂諸將懷意見恐未有功仍令

軍退銳義常曰爲恨於後老漢旣復黃州常爲兵衝銳
義常率師屯防畱斬黃間與鄉民相犄角屢破賊戰功
甚著斬黃民爲建生祠立石述其功八季七月李續賓
奉詔征賊于皖請銳義自隨續賓統湘勇十季戰功顯
赫名聞天下自曰無戰不克非善戰名將不得與從事
銳義亦素善續賓言聽計合曰爲可共功名于是遂行
湘勇名旣久盛曰少擊衆賊無不奔走乃大破賊于石
牌推鋒而前旬月之間克太湖潛山桐城三縣續賓處
處分兵畱守率餘軍直進攻舒城銳義諫曰舒城合肥
賊巢穴必爭之地也兵彘益分而深入無已固不如先

攻廬江與都鮑二軍合攻安慶我水師已在下游得公重威則安慶可計日下也既下安慶水陸并進賊亡決矣都鮑者都興阿鮑超也與續賓分道擊賊故銳義欲合其軍續賓不聽九月遂攻下舒城銳義仍欲攻廬江續賓直進向廬州攻賊屯于三河鎮銳義進說曰公曰孤軍深入賊地雷兵四城分力之半連日攻戰外傷復多士卒罷乏將領驕滿賊援將集而貪進不已復擊三河此所謂強弩之末也使賊援斷後絕我餉道舒桐潛太畱兵稀少見勝則怠見敗必潰前進不得後退無所所克四城將并覆矣若及今日退師桐城憑城休息已

待援賊兵氣一新創痍稍蘇猶僅可不敗耳續賓見形
勢已成且自負勇略拒而不納銳義乃獨飛書請援且
言將敗是時胡林翼呂母喪去位湖北大官已爲續賓
用兵如神而銳義章皇莫不笑之續賓亦讓之曰君嘗
曰千人破賊數萬今何恠也銳義嘆曰吾屬無葬地矣
十月二日又攻破賊外壘其夜援賊大至連結皖豫羣
盜眾數十萬圍我軍十餘重十日續賓出輕軍搏戰自
辰至酉賊益兵迭戰兵士困餓日暮大散遂奔潰賊遂
圍續賓中軍銳義自率中營急救續賓身被數創所部
左右軍皆潰續賓乘夜突圍出戰外銳義堅守其壁發

礮擊賊鉛彈盡碎甕碗爲礮子賊从傷相積遙呼銳義等早下毋白苦爲也守三日匍中水火皆盡大營破銳義中傷墮地賊問其名遂罵而从全匍俱覆所得四城盡失湖北大震不敢復出兵言戰後五季旣克安慶廬州乃平銳義耳聾體羸然好議論遇戰則精采奮發嘗論戰有三要曰忍穩緊持滿而發見可急進故用兵最敢深入三河之役獨呂輕進爲戒屢說不用卒及于敗胡林翼上其事

天子悼憐銳義呂積功官鹽運同知乃超二級追贈鹽運司使加太常寺卿銜卹如優例从季三十八

論曰李忠老呂八千之卒深入賊中數百里橫刀而前賊望風披昌若呂沸湯沃殘雪兵不踰時遂定四城皆奪之于虎口探之于虺腹當此之時自謂江淮羣醜可一呼而定其意度可謂壯哉於是陳玉成呂桀黠之首結奔突之黨北連河汝南半江淮呼嘯徒眾號稱百萬晝夜奔命夙力呂赴之重墜堅壁連數十里而守之我軍介于其間曾不若孤肉之投百犬也乃能力格旬日斬殺萬數水火並絕然後散破主將既隕士卒猶厲烈烈乎其敗也而銳義獨呂策料于前呂義徇于其後斯猶古人之所謂不懟者乎余嘗聞三河敗卒言營破時

出逃百里所在賊聚立如市譁譁叫呼不聞語聲官軍
逃者與賊相推擠交臂行數里亦不暇問也兵敗賊勝
皆菁菁者數日自匍與目來勇將悍卒盡于此戰而後
衝刃陷陣之事稀焉斯可謂巨敗矣鄉使早從銳義之
言少察形便之執合兵樅陽消醜醜徒則廝養走卒皆
受封侯之賞成十全之功垂于竹帛久矣曷乃守外併
命使論者至今日猶神王而色變也哉

羅熙贊傳

羅熙贊字伯慶長沙人少而靖默無競于人居貧厲學
不詭時好屢試府縣聲譽不顯二十餘學使試鯤化爲

鵬鷗熙贊博通莊列詞理元雋同試諸生竝斂手歎服
及榜出見擯由是知名居城中教授布衣蔬食泊然也
道光中湖南文學漸盛名士頗集藝林凡有三科高者
治經術其餘談心性攻古文詞各有徒侶倡和相得熙
贊獨無所交游黯寂彌甚久之乃爲縣學附生長沙方
承平時魚稻饒衍百物取足諸生以授徒自給歲才資
十餘金數口充贍及後疊有水患乘以寇亂生徒失業
常時涉學之人并出游兵間治匍書文簿及管權稅皆
安坐歲致百金或累千萬文儒不復以講授爲事而熙
贊亦以貧游鄱陽洞庭間稍習水陸戰事彭玉麟頗知

之試委以江上樞務非其所好頃之弃去常患諸軍多輕佻委瑣之將以戰事爲兒戲覲假一軍職自效諸將曰其文弱但譏笑之不與論也咸豐十季江南兵事大亟曾國藩居祁門熙贊往欲干之不得見因臥逆旅中劔州李榕識其才輒爲置酒肉欲畱自佐會鄧輔綸從浙來乞師故先識之載以俱行九月至杭州浙全省兵多而政淆文耄無可用巡撫恩所以代之以熙贊楚人然未有名姑使之佐一參將領偏師五百游徼金衢諸縣捕治土寇小有斬獲參將外遂代領其眾守浦江與賊戰有功楚甸自兵興以來習慣行陳人人經戰及當

募皆將領自往招擇故情意相屬易以有功熙贊所將盡游惰脆弱之士生不知戰徒張簿籍又數月無餉窮餓益困然稍用楚芻泐部勒校整齊知部伍營壘而已省城被圍急盡調外兵入援熙贊遂亦入城城守杭州資米浙東公私平時無十日之糧及蕭山諸縣淪沒而城外敗兵尙數萬盡仰官給圍月餘遂掘草羅雀而食之舛者相藉守城兵求食不暇無論出戰外援斷絕城中紙革敗鼓俱盡遂爲寇陷熙贊兵先已放散獨與所親一人居有駱義士者見執困迫常相過護視城破熙贊中飛礮傷臥地駱坐其旁不忍去賊執駱欲降之

駱陽許且曰吾友傷重當療救不可相離賊許兩人居一室遣其黨侍候之夜半熙贊創發強起坐四顧聞外隱隱誼哭聲室中然一燭駱生獨與相守因執手泣曰舛生命也功業成否不足論余無所恨獨念身舛豺虎之中以骨累君君義士當蒙天佑幸歸報吾妻子因長號而絕駱生復告賊求棺斂之具卽葬中庭伺間脫走爲告後巡撫奏卹熙贊如例熙贊在浙一載家中益貧稍寄財物輒爲人沒奪至其舛妻子遂無以給朝夕云

郭新楷傳

郭新楷湘潭人縣學增生也字正齋祖父汪燦爲鄆令

新楷生于官舍其母夢神官持炷送一兒至曰善視之
防七十二灘也寤而生男廣顙山肩童齷穎異數歲喪
父孤居長沙應接衣冠嶷然有度十二能屬文神思不
凡鄉鄰號爲聖童涉學多通尤善論史指畫山川如在
目前常自比管商瞭然裒富強之策非已同志默爾不
言自乾嘉已來文儒分古今之學耽志墳典者非薄制
舉其高第諸生未窺六經已入翰林咸豐中常妙選編
檢入直內廷試擬鮑照數詩均莫知所出或遂賦律體
而出時人因之有漢學宋學清學之目新楷該洽經史
兼擅文詞至于應舉經義詩賦書隸並爾雅華貴君秀冠時

季未弱冠便有清華之望值寇亂縱橫長沙首被兵革
守禦之備缺然無聞城南民舍蕩爲灰燼新楷身在圍
中盡傷時事乃作哀城南一篇及新樂府十餘章諷刺
羣帥旬日城中翕然傳寫旣乃嘆曰丈夫不假五丈旗
無由自見小雅怨誹末世爲罪危行言孫吾其免乎便
焚毀所作惟存城南一篇而已陶恩培巡撫湖北請與
俱行匍檄燧啟日有百數新楷命詞遺意輕重悉宜又
妙工真楷筆迹道潤恩培執其手曰君逸才也玉堂羣
彥爲愧多矣于是荎漢初復人庶凋瘵因登黃鶴樓曠
望江漢感戰守之事賸詩有曰洲猶鸚鵡舊人再禰衡

來音情頓挫坐者咨爲名句及歲暮荒亂浩然而歸閉
門累季逸氣彌壯其志趣開朗有似物外然雅不信神
鬼道書釋典畧不究心一夜夢至大殿亡親皆在祖父
置之榻上賜曰紈扇細字詩篇詞甚悲豔因告以某日
當至吾奉命相語夢中感念母老陳情至苦坐者不悅
遂推之墮地醒而惡之密記其事又嘗在長沙令署正
晝廣坐歛見一人蓬髮白衣踰窗欲入同坐並無所見
私用爲怪會憚世臨出守常德要其暫游以豁幽思至
遂發疾如有所見曰當涉洞庭須待稍愈夜遣人守候
之守者睡去新楮獨起去踰時不返內外尋求至後圃

枯井中儼然在焉水不盈尺立於其中視案上有所作書及詩決別之辭言已涉七十二灘遠至江潭尋屈平之迹書詞則又類釋氏轉世之說莫不恹然惋嘆比喪歸至家其母檢遺篋得所記夢中日月卽外日也新楷文采翩翩與物無忤家庭之間不見愠色謙儉溫厚未嘗曰才藝驕人少有令名壯而不遇非意凋謝論者惜焉初湖南自分闈科舉二百年中殿試一甲才有五人鄉人曰狀元爲瑞每衡山秋燒其火有蓮燈花炬魚龍曼衍之象輒言高第之祥也旣歷科不爽而當戊午己未之歲重有火祥尔時諸生惟新楷名望甚美又學校

文集
攷執尤重選拔當試者曰才望相推往往引分自止新
楷風采文譽既莫與爲比及當攷校有黃生曾生皆能
文秀傑自曰爲不及斂手讓之當試前歲新楷遽沒學
中倉卒推校莫知所先積學文人無復與試後以龔生
充貢入京連擢高第曰一甲第二人入翰林竟符衡山
之祥焉黃曾亦俱曰戰功至司道大官

嚴咸傳

嚴咸字受安辰州澱浦人也祖如煜漢中兵備道贈布
政使曰平苗軍功知名隸官清能天下稱爲名臣父正
基亦方正廉謹累官至河南布政使入爲通政使老疾

告歸終于家咸幼失母大父妾任撫育之父官廣西時當洪秀全之亂東南大震及移官輒在兵中呂故咸留鄉里誦讀能自厲學穎悟絕人性介猛有奇志長瘠多力面如削瓜跌踢于鄉鄉人交患之嚴氏世呂禮法敦飭名家故人人傳嚴氏有跣地子矣季十六王駮賤文詞試錦雞賤文不加點詞旨道麗督學張金鏞奇賞之比之禰衡三試皆第一遂入縣學十七應鄉試經策橫恣盡破程法考官楊泗孫錢桂森方求湖外奇材得之大喜遽判中式榜發同考官疑其違式議召咸修飭之咸固不肖同考官大怒由是諸生爭言咸文無起止不

可句讀激浦人又言咸行俯張有心疾無知不知盡指
爲巨怪莫有稱其才者而咸名愈益大著通湖南府州
聞聲嫉之咸季少喜讀史每論古今下筆千言湘陰左
宗棠獨知咸謂可大成見其文未嘗不稱善咸亦獨依
宗棠爲重於眾論不屑也舉人旣例當覆試京師咸豐
九季咸至京

天子命尙書沈兆霖大理少卿潘祖蔭等四大臣覆試
天下舉人得咸文又大驚怪聞中十餘人傳觀其文且
曰何人或有言今來試者聞有浙江楊生湖南嚴咸奇
士也兆霖憤然曰楊生爾雅士此不通者必咸也且姑

以三等待之祖蔭必欲置第一眾譁不可又言不弟一
卽四等眾又不可兆霖者祖蔭舉主祖蔭語侵之取筆
欲注弟一眾與爭卷強注二等及祖蔭錄其文出示人
果咸作也京朝官由是人人知嚴咸嚴咸遂不會試而
歸歸二季學益進詞章沈博雄駭然不自熹喜論兵願
慷慨爲烈士於是左宗棠巡撫浙江矣疏薦咸有 詔
趣往軍中以父老辭謝而益自奮厲與人坐言輒起舞
或默默嘆息行坐不依于恆雖親戚頗厭恨焉咸以名
卿子孫未弱冠召文科傾動朝省及被薦特 詔敦發
湖南世家貴游子弟聲望或出咸下遠甚顧咸不能飾

車馬衣服無應對酒食玩好之事獨行踽踽俗人至羞
與爲伍乃反用是自標置至不欲以文學顯冬夏惟一
布單衣罄掉而行祖父有日本刀身恆佩之居家時屬
起鄉兵禦寇輒造其壘方設食有流矢射咸中頸其見
疾如此又常過人家主人留設飲中夜治具侵曉咸起
去遣人要請咸拔刀向之已而又還婦家豐于財奴童
數十人咸往則登屋遺矢而去其言行大率任己意蓋
有所鬱激詳狂耳左宗棠旣總督閩浙求能吏事者參
錯州郡咸父卒葬畢獨騎一羸往從浙軍盛暑大病行
不甯止至則遽請領一軍爲椎鋒宗棠辭之咸已不樂

又求備一卒效死行陣宗棠言徐待所宜是時宗棠頗
任夏道李副將交關公私咸疾之欲手斬之夜入大營
逢傳柝者奪其柝入巡撫臥內大呼一軍以爲狂宗棠
心異之所以敦勸者百方俄而咸發病不食頭觸壁大
呼求死乃送歸到長沙語友人曰吾歸死矣身不能光
益祖父歿牖下無名故求死鋒鏑竊附于竹帛耳天必
欲吾歸死乎人死誠亦難命乎命乎莫吾信乎言訖泣
下聞者罔測其意不能對也歸一月果閉戶自經死人
愈以爲病狂云咸死年二十五所爲文牋牋書騷詩歌
行五言百餘篇其學長于方域河漕鹽法其文如王符

五言如陸機隸書如敬顯儔碑其交友不過十人最推
向伯常以爲純孝君子也伯常名師棣咸同縣人其季
亦得奇疾歿于曾國藩軍中咸與王闓運約同隱九疑
闓運自京師遽歸未至咸已歿

論曰君子之論嚴咸惜其文學卓絕而不成其業又以
咸祖父名德積累宜目功名顯至今猶閔其志蓋亦可
謂知嚴生矣余曰生一出被大謗論其卓絕非能有巨
害于當世世俗望風讐嫉之使咸致卿相成旂常之勛
千秋萬世後亦與夫焱風輕塵楛隕于天地間而已且
自古論人但欲其壽至天枉才士必惜其未聞道而咸

遂一瞑不視目實俗言使夫眾忌者叢伺環睨而誘之者曰咸歿終不能不解桀然則早歿與老歿等耳孰與夫曰一歿謝流俗愉快妬者之心志乎

黃澗熙傳

黃澗熙字子春鄱陽人也世農家家令牧牛與傭保雜作輒尋故書讀之大父奇其志乃令入學貧不能試府縣或償錢數百入城投卷試卽列高等遂爲縣生員居數季貧益甚躬伐竹木運販江湖間致貲產數千金始積書通五經三史之學尤習九州方域廣輪形勢畫地圖數十卷道光中曰舉人成丁未進士卽用知縣分湖

南布衣青鞵非時不謁上官同僚則大詫之性沈毅寡
所容納好剛而陵上道光末天下猶號爲承平人重其
官州縣初宦踈踏唯謹長吏視淳熙不足置輕重以進
士姑容之歲餘署會同縣數月代忝曰閒冗委治長沙
發審諸獄訟舊例無所可否淳熙至斷獄如在已有富
僧與人訟多通官吏賅請相屬淳熙一訊不直之明日
自藩司目下爲說者函五六至淳熙則召僧陳書案上
一書輒笞二百遂捶于餘曳入獄訟者盡謹旋署綏甯
縣僻小俗悍一曰威政爲治羣盜屏息禁絕胥吏扶持
良弱縣中疏食水飲二歲大治縣鄰廣西洪秀全亂作

而境內清靜上官曰淳熙介直欲試困之遣兵數百人
到縣防賊索餉縣官淳熙請之不得卽上言綏甯非寇
衝不足煩兵今遣兵徒困縣令令守土官歿于賊有名
歿兵不可上官服其強會長沙圍急兵餉不發淳熙以
便宜發餉給兵事平請抵復不許乃好語陽譽之補官
衡陽淳熙旣屢曰伉直見疾因此發憤稱疾不出藩司
遂簿責稽考曰未完畱長沙八季東南已大亂疆臣稍
求賢才廉能之士于是曾國藩曰侍郎治兵湘衡間聞
其名引見甚歡旣至九江遂招淳熙將屬以一軍人或
甚間之一夕竟去費用乏絕鬻馬而還湖南巡撫駱秉

章用左宗棠言廣用奇吏填撫府縣當是時湘鄉戰功冠天下縣人文莖二品以上近千家聲勢豪赫地大民富知縣常重其選巡撫將起漘熙乃自造門見請之漘熙謝不敢明日藩司牌出署湘鄉委黃令諸州縣皆驚曰此病告六季院司何自委之漘熙知湘鄉士民強弱懸絕多訟難治奸人根株皆託大族強貴有力之家縣令不得行其意卽上書五府辭謝要約顯示其意書出縣中名豪傳觀動色切齒旣素知漘熙負氣敢決巡撫方鄉之轉相告語且避此強令漘熙當至其夜出城去者數十人皆杜門自飭不通公事威化大行其聽訟專

以摧折奸猾爲本所縛治不問爵秩有罪輒收案大姓
悚息小民傳爲神明案行四鄉騎而往暑雨不張蓋鄉
人爭言官至矣雖所未往常恐相遇湘鄉地廣數百里
民尤苦兩稅土豪吏胥則代貧民輸租其取償責息至
數十百倍良懦往往破產官利其便漙熙至今民自納
稅羣吏叩頭爭之言小民與官非父子之親今有子隱
其父之財者它日民欠官世受其累漙熙一切不聽乃
召會縣中吏役數百人人人計用受值官自取公費給
之有妄取民間者笞以矣漙熙雖廉吏所至善量入爲
出前在會同歲用數百金湘鄉乃至數萬金故能饒贍

羣吏吏民皆說數月政聲流行爲良吏第一以父惠去
官奸人相賀于道諸所建置一日盡罷之所除者盡復
之湘鄉民益思淳熙淳熙事在湘鄉者最顯里巷畫圖
歌詠之至其外耆老婦孺莫不流涕淳熙治湘鄉五月
駱兼章曰其材用未展又居喪不可泄官乃奏令練鄉
勇五百人畱長沙備賊當是時鄱陽大亂淳熙父幾不
得葬故以母遷長沙兵事方亟遂畱領兵異軍特起無
何賊數十萬從江南上至廣西復下出湖南西圍寶慶
湖南兵盡發淳熙從救寶慶屯城下李續宐者自湖北
來援負重名簡默不言兵諸將實輕之援守兵幾十萬

各參差觀望。涪熙憤怒，書抵續。宣言久持，必潰。續宣不
答。已而賊大潰，去衆又莫有追。涪熙獨率衆進，論功。曰
知府用賞戴花翎，及復。宣章桂陽二縣戰，力奏保道員。
涪熙在兵間，每忽忽不樂。旦夕思謝，去。自巡撫遇之厚，
猶豫未決。咸豐十季，四川主寇大起，數萬爲聚者，不可
勝數。用兵歲餘，未定其季。蘇杭復陷，三江兩湖軍餉，故
仰給四川。聞變震恐，朝廷移駱秉章入蜀督兵。諸將唯
劉嶽昭及涪熙從。至荊州，嶽昭復留，獨涪熙從。秉章以
三千人先驅至萬縣，聞順慶圍急，馳之。寇南逸，別攻定
遠。移兵往去縣二十里，止望寇屯城西南，連十餘里城。

東北江水環遶寇方造浮橋度水東瀆熙分三道馳擊
之行五里寇整眾從中進當瀆熙卽前搏之寇卻左右
軍至遂奔寇聚殊死拒瀆熙放兵燒其營寇大奔二十
餘壘悉潰戰三時禽斬萬數瀆熙之爲軍善乘勝馳逐
敢深入遇寇卽戰追奔窮日夜蜀寇皆蛾合一戰喪膽
以三千人一日夜行百數十里敗寇三萬蜀人奇偉其
功瀆熙名大震餘寇在東岸聞敗從下流潛濟合餘黨
南走瀆熙欲一戰平定率軍追討之是時道路傳告楚
軍銳甚逢父老問寇所在輒言遯久矣軍士見寇不耐
戰爭踴躍赴擊馳一日或言寇在前二十里遣諜偵不

見一騎瀆熙輕軍突進寇先空二郎場設伏以待合兵掩至軍士愕出不意然故易寇迫戰寇敗不退乃反分兩道緣山上瀆熙知有伏急整隊將駐以待先日敗寇聞戰盡合遽絕其後軍恐戰不甚力以瀆熙用恣嚴懇歸辜不測乃各奔散瀆熙自當寇陷淖墮馬遂獨與麾下百餘人戰於餘眾既結營自固殺馬夷竈終夜戒備寇懲前戰畏楚軍其夜乘勝引去駱秉章遣人收集其軍竟終平蜀發端自瀆熙也瀆熙既以功加按察使銜于其卒秉章乃復論列其績及平筭風操概具疏聞推爲名臣

天子深惜之追贈布政使以內閣學士例賜祭葬諡曰忠壯卹其子孫如優例采其行事宜付史館淳熙才識無輩兼長學術藝事然特善吏治行陣之用固非其好其將兵三季數十戰及它方畧可紀者甚眾非淳熙所以重故不載其于師友誼尤摯與人介介寡合尤顯貴者尤速避之見上官常瞠目而視初治湘鄉或問藩司公識黃子春乎居官聲藉甚果何如人答曰其官聲吾得之耳聞傲兀見之于當面淳熙聞之亦自笑也所治以抑強扶弱爲政湘鄉小民與大姓王氏訟人言王氏必負雖王氏亦自危聽其訟王故理直卒直之人服其

公劉氏傅氏共一山爭一墓數百季冢也訟百餘季不
決淳熙至令兩族各書葬者男女約發驗不讐者嚴治
之兩姓相顧不敢應其訟遂絕大要敏決善億度習于
情僞顧不喜鉤距以勤節自勵忍人所不堪忍用能絕
去顧念獨行其志湖南言吏治者雖甚疾淳熙卒不能
毀其名

贊曰成宣之政敝自州郡恣翫盜長上庸下困咎延厲
極乃斧其蔓黃惟邦本弗究其功終亦矯矯踔厲墨銅
彼則好諂匪介不容

陸建瀛傳

陸建瀛字立夫泗陽州人也己高第官翰林十九季由侍讀出爲天津兵備道歷監司有名稱累遷至雲南巡撫道光二十六年調江蘇逾三季總督兩江江南天下財賦邦

宣宗時清興已三百載海內無事士大夫靡然尙文藻貴科第直省督撫連地數千里居處服御富盛過古諸侯遠甚自

天子所鄉用盡中文學侍從之臣更出居其職而兩江爲尤重建瀛才識明敏開濟時務其爲諸生時以公輔早自期待中外亦用是相許其治縣劇任重謫廓然無

疑精明侷踴輝如也

宣宗皇帝承豐大盛業惻然以持滿爲戒大臣望風旨
人人爲安靜謙謹尤加意國用天下財利最大者三事
所謂鹽漕河者也三者於治一有司取辦而俗吏鄙儒
以爲國家事莫重大三者承平久積諸利盡爲做其困
國病小民所在盤結而天下挾聲執居要位者其身家
親族支黨幸濡染其間盜縣官金錢呂養肥其私者倚
三事爲巨患自黃河未決張秋前三大政皆在江南北
南督撫非榦濟大畧不得在位始陶澍撫江蘇議漕事
以漕河費重病國始行海運官吏仰食漕費者數十萬

爭撓其事故一歲輒罷建瀛爲巡撫則請募商船轉粟
二百萬杭海至天津海運效自此始及爲總督筦鹽政
其季漢口鹽船災焚四百艘官商折閱至四五百萬建
瀛以淮課日絀欲改引爲票行之初國家權鹽稅由富
商納課行引商利倍蓰爭爲豪侈靡費官吏因持劫之
商空困又習奢蕩計惟逋國課且日增昂鹽斤價民盡
食私鹽鹽之爲官私也本權利一切之法凡國言利盡
奸猾所倚伏故就場課不足籠利乃使大商分筦之商
亦以時盛衰于是陶澍始改淮北爲票鹽稍疏通休息
矣而淮南擅鹽利數十百季羣官衣食商家無有議改

建瀛在江蘇久知其敝至遂定新泲十章奏改兩淮鹽
泲奪官吏歲賕百餘萬享鹽利者人人謗恨之而建瀛
自以益國便民

天子方倚其材欲漸次爲治益發舒駿尋有意于治河
矣建瀛之言曰河之利害于國也大矣非河能害國治
河者之爲國害也夫黃河不決而有歲修譬猶天下無
事而有兵費養兵不可以備敵歲修不可以防河然而
上下相習者大利之所在也河決則必發帑銀不塞不
已是可操左券取也國家聞河決必憂言治河者聞河
決必喜故夫大工之興費必千數百萬而後得已者雖

河安流猶將激之而使橫豈之而使崩也于是河決松
桃眾議工費在八百萬已上建瀛身往視工減費半咸
豐元季秋七月洪秀全亂作已出全州連破湖南州縣
天下大用兵

天子屢改命大臣出征戰輒無功東南督撫率皆以文
章顯達聲望充饒尤不及建瀛雖建瀛亦自負殊易言
天下事當是時湖廣總督程喬采督師居衡州徐廣縉
督兩廣以禦夷功受上賞最號爲知兵其巡撫湖南則
駱秉章湖北常大澹而陸應穀陸元烺張芾先後撫江
西蔣文慶撫安徽楊文定撫江蘇事多倚建瀛爲決方

禿大驚或欲遮說建瀛舟乘溜流急半日至九江建瀛
兵盡潰賊之初下也氣暴悍震懼人心又兵將無一可
任既失盍漢汎江下雖韓白不能拒戰論者頗言宜聚
兵處處屯守不戰曰倣賊然守九江固非二三萬人不
辦且總督出征猶止三千兵故張芾亦不敢言募兵事
又曰爲賊幸下江九江城亦無能利害曰故芾聞賊上
乃微服禿還南昌九江兵已披而蔣文慶守安慶亦前
撤兵禿廬州長江大亂初所置屯戍應名奉行而已千
人數百人卽爲一軍一時盡撤建瀛馳還江甯收蕪湖
太平兵屯東西梁山遂議閉城城守江甯藩司祁宿藻

者故侮建瀛乘其敗慢罵之城中一無所辦江甯城圍九十里將軍祥厚者曰爲國定例駐防兵汛地止內城固不出一人助守駐防兵亦實無任戰守者建瀛大困祥厚祁宿藻又連章劾建瀛賊遂長驅來攻梁山軍軍潰於是圍合建瀛收兵二千乘城援軍斷絕圍十三日城破歿之初建瀛既輕出無備而諸將帥疾其平日矜張事至樂坐觀其所爲聞其敗則膽落一敗不振東南事大壞中外交訛之

天子既擧建瀛革職籍其家及其死言者至陷曰降賊朝廷疑其誣逾半載始下詔還其總督銜予卹如例

言官復論其舉撤卹典遂負天下重咎矣而江南亦遂
殘破所謂縣麗浩穰者數千里蕩焉自其後朝廷文臣
亦稀復出爲督撫諸督撫多起軍閭始大治兵一省戰
守兵動連數萬東南七省所調募無慮數十萬眾十三
載江甯復賊乃平

贊曰陸之治江灼灼有能地廣理劇獨用統維簿籍左
右才思愈恢金章繡衣光寵大來乘我否運矧斯物忌
違諫輕出一麾遽蹶芾旣周章慶也未隸虎踞龍盤熿
焉从气匪直也人國步斯賸漕乃改餽河亦徙津海熬
素波轂其牢益島建上策佗規遠臣

今列女傳

母儀

孝聖憲皇后 純皇帝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六七歲時父母遣詣市買漿酒粟麪所至店肆輒大讐市人敬異焉十三歲時入京師值中外姊妹當選入宮隨往觀之門者初目爲在籍中旣而引見十人爲列始覺之主者思謹令人未班 孝聖容體端頤中選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卽 世宗憲皇帝王宮也 憲皇帝肅儉勤學靡有聲色侍御之好福晉別居進見有時會夏被時疾御者多不樂往 孝聖奉妃命曰

夕服事唯謹連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畱侍生 高宗焉
及爲 太后約 皇帝曰禮率六宮曰慈福壽仁賢形
于四海準回之平也有女藉于宮中生有美色專得
上寵號曰回妃然準女懷其家國恨于亾破陰懷逆志
因侍寢而驚宮御者數矣詰問具對曰必外報父母之
讐 上益悲壯其志思曰恩養之 太后知焉每召回
女 上輒左右之會郊祭齋宿子夜獨出 太后乘平
輦直至 上宮入便閉門宦侍奔告 上遽命駕還叩
門不得入曰額觸扉臣御號泣聞于內外 太后當門
坐促召回女絞而殺之待其氣絕撫之已冷乃啟門

上入號泣俄而大寤頓首 太后前 太后亦持 上
流涕左右莫不感動泣下海內聞者皆歎息相謂 天
子有 聖母也靜而有化而疆于教誨詩曰君子萬年
景命有僕此之謂也

節義

織笠女者河南人也其縣婦女采臺艸織笠曰爲事女
自十二三時每織擇精好細潔之艸別藏之旣多復擇
其尤當嫁之歲自製一笠旣成昏用獻其夫而語其勤
焉夫戴曰出市人見者無不誇也久之宛縣亦聞之它
日夫出有自後呼之者公子也問之曰物曰難得而珍

貨自有用爲貴今子之笠婦所織也冠之不可曰卻暑
無食不可曰爲炊子誠賣之願論其價可乎其夫心惜
之而曰客爲德言姑應之曰吾笠不賣客幸欲之若得
錢八萬當曰與客不然無相問也公子大喜遽下錢八
萬取笠而去於是其夫輦錢而歸喜告其婦曰笠已賣
矣乃得八萬若先靳之十萬可致也女問其故默然內
悲而無言其夫出遂闔戶自經而外君子曰織笠女爲
識微夫古之婦也義可求去今也不然一入其門榮辱
隨之至于見賣逼姪而求外興獄者有司日有聞也女
之外可謂達時矣使龍比知之則其君無殺諫之名屈

平知之則其先無左徒之寵君子與其待敗而俱傷也
不若自潔目全其交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之謂
也

辯通

直辭女童滿洲人其父爲京營四品官則未知其爲參
領與佐領與威豐九季冬選良家女入宮引見內殿

上親臨視女童曰父官品例在籍中晨入天寒 上久

不出諸女立階下冰凍縮蹙莫能自主女童家貧衣薄
不堪其寒屢欲先出主者大瞋怪固畱止之稍相爭論
女童大言曰吾聞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

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吾聞古有無道昏主今其是邪于是 上在屏後微聞之出則 詔問誰言者諸女恐怖失色莫能對女童前跪稱奴適有言 上問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對奴等當引見 駕久不出誠不勝寒欲出不得而總管以朝廷禁令相責奴誠死罪忘其軀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奴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竊聞古有無道昏主竊以論

皇上願伏其罪于是 上默然良久曰汝不願選者今
可出矣女童叩頭退立 上遂罷選當女童前後言時
與在旁者莫不惶急流汗咋舌不敢卒聽及得 溫旨
遣出或猶戰悚不能正步曰此女童名聞京師君子以
爲能直辭詩曰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此之謂也女童既
出 上它日召事降其父一階欲令後選時女可不豫
也君子曰爲女童曰一言而悟 主成 文宗之寬明
顯名于後世詩曰靜女其嬀詒我彤管女童可以煒彤
管矣

湘綺樓文集卷第五

桂陽陳兆奎校刊